

# 穿过岁月的艾香

胡圣宇

每年清明,岳父岳母都会和我们一起去祭拜外公外婆。

袅袅香烟中,外婆音容笑貌历历在目。她一生健康康康,到96岁无疾而终。她慈祥安然,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。

1914年,外婆出生在浙东四明山麓珍坑村。胡愈之母亲黄木兰也出生在那里,与外婆同宗同族。胡愈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,经常从上海邮寄一些进步书籍到珍坑,这个小山村诞生了虞南第一个党支部。外婆堂哥黄志民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。

外婆名念萱,字会香,名字有诗意,意为不忘慈母养育之恩。她考入了湘湖师范。这所学

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颇为著名,倡导活泼、自由的校园氛围。

清明时节,外婆和女同学们换上校服,穿上漂亮的对襟衫,三五成群到杭州游玩。她们坐在杨柳树下,吃着艾青团子。这些散发着书卷气息的青年女

子,在西湖边畅谈理想,爽朗的笑声引得路人不时回头观望。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,日军占领杭州,湘湖师范被迫南迁,师生一路辗转至义乌、松阳、庆元、景宁等地。为了躲避轰炸,全校师生每人带着三十斤学校的公物往深山

里走,有时一天要走六十到八十里山路。外婆个子矮小,背得走不动了,宁可把自己的衣物丢掉,也要保全学校公物完整到达目的地。

国难当头,山河破碎。许多时候,选择只剩下是出去抗日死,还是在家里等死。但谁也没想到,一个柔弱的女子,竟然瞒着家人毅然报名参加了抗日政工队。

“冲过钱塘江,收复杭嘉湖!”在嘹亮的战斗口号激励

下,外婆随政工队奔赴浙西抗日前线。

当时天目山区已成了

浙西抗日的军事和政治中心,因此,也成了日寇眼中钉,差不多每天都从杭州笕桥机场派飞机出发,循环搜索,狂轰滥炸。

在硝烟弥漫、弹片纷飞的战场上,战友们的被炮弹炸飞了手臂,有的眼球被子弹打了出来,外婆看到战友们不断倒下,真的急红了眼。她冒着生命危险,将伤员转移到后方营地救治。晚年每每回忆,那种惊心动魄的场景仍一次次浮现眼前。

一次,外婆和部队走散了。她在荆棘遍野的山林中摸索了三天三夜,又冷又累又饿,以为不是饿死,也会被恶狼咬死在这荒野岭里。就在她最绝望的那一刻,突然一座小庙映入眼帘。

庙里冷冷清清,供奉着菩萨。外婆拜了拜观音,拿起供奉的艾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那些艾果又冷又硬,外婆全然不顾,囫圇吞枣地吃了下去,不一会儿就将供台上的艾果一扫而光。缓过劲,外婆泪眼婆娑,苍天有眼命不该绝啊。她重拾勇气,再次在菩萨面前跪下来,感谢前来供奉艾果的善良山里人。

外婆终于走出山林,沿路都是拖儿带女逃难的人,外婆一路南下,流浪到福建霞浦。在颠沛流离中,许是因缘巧合,邂逅了温文尔雅的外公,他们一见钟情。翻山越岭的逃难途中,沿途已难觅住处和食物,只能在破庙或者祠堂里暂住,采野菜充饥也是常事。在霞浦,一个

村妇看到面黄肌瘦的外婆,硬是将几个艾青团塞给了她。这个具有慈悲心肠的福建村妇,让外婆感激涕零一辈子,艾果的地位在外婆心里又一次升级。

抗日政工队以为外婆牺牲了,通知上虞县政府。为纪念外婆,上虞县政府将生坂中心小学命名为念萱小学。

抗战结束后,外婆和外公回到了珍坑村。外婆的生命历程中虽然有如此波澜壮阔的一页,但她就像田野上的艾草,依然普通而又平凡。

他们开始默默无闻地生活。外公在山区一所学校教书育人,外婆相夫教子,种地养家,日子过得如流水。山高水低的跋涉,出生入死的经历,外婆把一切看得风轻云淡。

在与外婆相处的岁月中,我也能感觉到她不同于普通村妇的气质,她内心世界的富有。即使生活在艰苦年代,她每年春天都会做一些艾青团子,给邻里们送去。闲来无事的时候,她总是戴着老花镜,静静地读书看报。村里的人都喜欢来外婆家串门,听外婆讲人生,讲故事。

拉回遥远的思绪,我看到外婆的坟墓四周,艾草东一从西一簇,静静地泛着晶莹的绿,又透着沁人的香。浙东四明山下,艾草很普通,很平凡,匍匐在春天的大地上,没有招蜂引蝶的媚态,默默地收敛朴素的面颜,潜滋暗长,生生不息。

# 来不及等待

杨新元

常有一个声音在催我快起:今天有没有太阳?我6点钟一起床就走到窗前,看看这天能不能一早去照几张景?完全不影响上午的采访。我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太阳,我变得像农民一样靠天吃饭。”

字里行间,我们看到了陈祖芬对杭州的爱,这种爱,让她“对于杭城的夏热,经历全过程,感受百分百。令我足资吹牛的是,三十八九度,又是正中午,手握照相机,漫步湖滨路。人人说酷暑,本人在乎。这个镜头好,美哉西子湖。”

在陈祖芬的镜头下,我们看到了杭州一年四季千姿百态的美,有春的旖旎,有夏的热烈,有秋的韵味,有冬的纯洁,让人真正觉得,“走到西湖边的人便是当了一回神仙”。“从花港漫步踏上杨公堤,一路水光山色,虫声鸟鸣,烟柳翠竹,古道疏影。”“杭州的南山路,搬上画布就是油画。”“人在湖边,与那湖、那树对话,享受到的,是一种无障碍的视觉语言。”“用眼睛闻一闻,都觉得吸进了多少自然之气。”“杭州,一回头一美景。”

虽然我在杭州已生活了近五十年,但是,仍然被陈祖芬镜头中的西湖美景震撼。因为,许多美景虽然以前看到过,却没有图片传递给我的那种美感和韵味;许多美景是第一次看到,很有新鲜感。

陈祖芬是一个勤奋的作家,更是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。为了写《杭州的现代童话》一书,她在炎炎夏日,奔波在杭州城区和七县

区,采访了社会各界人士,对杭州的过去、现在、将来作了全面了解。每天白天采访,晚上回到宾馆就整理采访笔记到深夜,常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。

我记得,那年最热的几天,我打电话给陈祖芬。电话里,她告诉我正在淳安采访。望望窗外骄阳似火,我想像她在烈日下奔波的情形,要她一定要注意身体,回杭后给我打电话。后来,几次通电话,她不是在下面县里采访,就是临时有事不在杭州。

陈祖芬说:“苏东坡曾曰:‘居杭积五岁,自意本杭人。’从今后有更多更多的人,中国人,外国人,从此想做杭州人。”我想,这些想做杭州人的中国人、外国人中,一定也包括了陈祖芬本人。

二

那是新千年开始吧,我从浙江日报记者部调到钱塘周末部,从事报纸副刊工作。2002年,我带了编辑到北京、上海等名家众多的城市上门约稿。我与祖芬也是在那一年认识的。

那时,祖芬还住在北京团结湖。我一直相信,人与人之间是有缘分相连的。有的人一见面,双方就好像似多年未见的好朋友,无话不说,相见恨晚。我与祖芬就是这样。

我是到祖芬家里去拜访她的。祖芬非常热情。言谈中,我才知道围棋高手陈祖德是祖芬的弟弟。我说:“你们姐弟都是高智商。”

后来,祖芬就搬到北京东坝奥林匹克花园。那个地方我也去过几次,住房条件比团结湖那边大有改善。祖芬与刘梦溪先生(著名学者)有各自的书房。祖芬喜欢空下来做洋娃娃,还专门辟出一个房间放各种各样的洋娃娃。

就从那一年开始,祖芬就经常给我们《浙江日报》副刊供稿。就是在这十多年里,一直到我2010年退休,我几乎是每年都要到北京去一次。祖芬人非常好,待人又非常诚恳,所以,我们之间的交流也更加多了。

三

去年2月17日,我在《钱江晚报》“晚潮”上发过一篇《杭州人陈祖芬》,2月18日,《当代文艺》也发了这篇稿子。文章内写道:

看到这个标题,有人可能会说,你搞错了。陈祖芬不是杭州人,是上海人。其实,我当然知道。

不过,我说陈祖芬是杭州人,是因为她与杭州的关系太特殊了。

在当代的著名作家里,陈祖芬是一个最亲近杭州、最了解杭州、最喜欢杭州的作家。此话怎讲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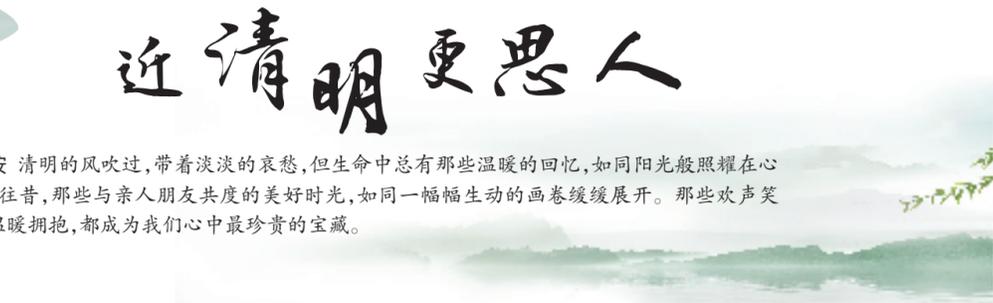
在《杭州的现代童话》一书中,陈祖芬写道:“在杭5个月,回过一次北京。北京人觉得我怎么变了——说话时不看人老看着树。实在是,我在杭州,我的眼睛就爱与树亲密接触,我的相机就爱与树从不同角度对话。不过有一天,我突然发现我照的相片像个绿世界。也得万紫千红吧?于是常常蹲在街上,等等,等候一辆红色轿车的出现,也让我那绿天绿地里驰出一派红。”

于是,当西子湖畔浓绿一片,杭州酷暑渐消时节,我收到了陈祖芬寄来的一本厚重的写杭州的书《西湖树语》。

在这本书里,这个以文字优美、思想见长的作家,让我们看到了她那非同寻常的审美情趣和摄影功底。“湖,因为树,这样地令人动容;树,因为湖,这样地情意浓浓。杭州比树比花还丰富的,是诗文。如果想把写杭州的诗文数一数,那么不如去数西湖边那花、那草、那树。”

多年前,陈祖芬为写《杭州的现代童话》一书,在杭州一待就是5个月,其间只回过一次北京。

正是那次历时5个月的采访,陈祖芬跑遍了杭州城和萧山、余杭、临安、富阳、桐庐、建德、淳安七县区,“我本来是晚睡晚起的。但是在杭州,多晚睡,也常



编者按 清明的风吹过,带着淡淡的哀愁,但生命中总有那些温暖的回忆,如同阳光般照耀在心灵间。回忆往昔,那些与亲人朋友共度的美好时光,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缓缓展开。那些欢声笑语,那些温暖拥抱,都成为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宝藏。

# 问学半唐斋

何国权

2000年初,也是一个龙年,偶然读到王伯敏教授的山水诗,很佩服。王教授是中国美院博导,其书斋名为“半唐斋”,著作等身,桃李满门,被沙孟海先生誉为“三史罕人”,又兼攻山水画创作,被称为“学者妙造”,而写诗竟然只是“余事”。

后来,在书店买到《柏闻诗选》,佳作纷呈,妙句迭出。王教授踏遍名山胜景,不畏前人题诗在上头,自出新意。如写登泰山:“千峰足底方知小,万壑胸中不厌多。”古人推崇诗中有画、画中有诗,王教授有的诗更是表现画图难工之趣。

2001年4月,冒昧寄上几首古体诗习作请教。王教授复函赐教,说“诗意蛮好”,但“对四声(平仄)恐怕得补上一课”。后来又几次寄上近体诗和词习作。其中一首《乘快艇游杭州千岛湖》:“截雪飞舟逐浪行,水晶宫底尚有村。青峰扑面惊鱼跃,胜似银河踏棹奔。”王教授朱批后赐还,指出其中两字平仄问题;还说自己“词不会填,提不出意见”,谦虚如此。

2003年5月,王教授回信说,中国美术学院编印了一本书,另有一本小品画册,想各送我一册。一个周末,我和妻子前往涌金花园。王教授和钟老师热情接待,我们请教了好多问题。王教授找了三本书签名相赠:《勒石篇》、《画史南山》、《山水清音——王伯敏水墨小品集》。又起身要找一本诗集送给我。我连忙说:“您的诗集我已买了一本。”他说:“这不一样的!”可是没有找到。他说:“诗集印得少,可能已送完了。”又说:“坚持下去,必有收获!”

王教授又说,宋涛先生最近书写了周采泉先生撰写的一副长联“浙水泱泱,瞿词冷赋王修史;越山郁郁,寿画沙书亮作文”;周先生还曾寄来好多诗词,都很精彩;如有兴趣,可以看看,写一篇文章。他从书桌抽屉里取出周先生的七八封信给我。

回来后,读了又读。长联中提到的夏承焘、张宗祥、王伯敏、潘天寿、沙孟海、姜亮夫六位先生,都是一时俊杰,而且王教授与另五位都有君子之交。没过几天,又收到信。原来是郭仲选先生对长联也很赞赏,大笔一挥,新写一遍,

王教授寄来了复印件。我赶紧写了长文《星光灿烂,若出其里》,串起一个个文人相聚的小故事,再现一段世纪群英会。又请同室办公的领导祖民先生指导后作了修改,并写信报告王教授。过了几天,拙文也在《美术报》上发表了。

2004年3月,我分到新房,寄了一点润笔,请王教授赐一小幅西湖山水画。2个月后,王教授画了一幅山水精品寄给我。可我一直未收到,也不知早已寄出。后来,王教授来信问及。我赶忙到传达室,终于在准备退回邮局的一堆信里找到了。我激动地拿回办公室,拆封取出画作,请祖民先生同观。王教授笔走龙蛇,写出西湖和宝石山,点缀几树红桃绿柳,一派湖上春境,引人入胜。王教授还引用大诗人白居易的佳句“湖上春来似画图”为题。欣赏再三,赶忙回信致谢。

2008年秋,王教授85华诞,我专程去涌金花园看望。王教授90大寿前夕,我又撰写了一首《金缕曲》恭贺:“盛宴群英数。凤来仪,鹤衔芝瑞,为先生寿!遥想当年游海沪,广窥诸家艺圃。更北上,鸿儒亲授。披尽狂沙存卓见,修史皆宏构。千百载,未曾有。”

# 父亲的家书

卢江良

律。他的每一封信,都分为三个部分:一、针对我去信告知的近况进行评述;二、告知家人或亲戚的近况;三、对我生活、健康、工作、写作等方面的叮嘱。这三个部分的内容,除了前两部分因每次近况不同有所变化外,最后的那部分都为雷同。

然而,就在父亲给我写信的日子里,我从一名高一学生,到患重伤寒,再后来高考落榜步入社会,先后辗转于绍兴、杭州、广州多地,前五年干过四五种不同类型的体力活,后四年就算从事文字工作,也换过四五家单位,始终处于颠簸状态,可谓人生的暗夜。

父亲的信,从未像《傅雷家书》那般向我灌输过那种“高尚情操”,但从那些平实的语言里传递出与他的性格相违的脉脉温情。譬如,他几乎在每封信里,都会这样提醒我:“注意体格,重要的是人,不是钱。”“要注意身体,各方面不要劳累过度。”“各方面要注意,特别是身体方面。”

对于如何为人处世,我也从不跟他讲大道理。1995年3月,我在广州打工,从一家商店跳槽进入一家出版社,从此告别了体力活。他在信中表示欣喜之余,用大白话告诫道:“在现单位,

工作可好?对于人际关系,要团结一致。”“虽说你走出老单位了,但是也不要忘记原单位的老板。”

特别在我的事业方面,他总是毫无保留地支持。我高中毕业后,业余从事文学创作,梦想成为一名作家。这在村里人看来,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可对父母人来说,他们认为,他们充分理解我,并相信我一定成功。父亲在大多数的信里,都会提及我的写作,要么通知投稿录用情况,要么安慰或鼓励我。

记得《傅雷家书》阅后不久,作为主人公之一的傅聪离世,不少媒体重温他们父子俩的旧事。我在网上“偶遇”了傅聪多年前的一篇访谈,他直言不讳地说:“这些(家书)我是嫌他烦的,这些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过。”他甚至极少回信,傅雷写给他177封,他只回了6封。

被奉为“教育圣经”的《傅雷家书》,尽管后来影响了无数读者,但对傅聪并未起作用。而作为平凡人的父亲,他的那些书信却给了我莫大的力量——他对我生活上的关心,让我倍感温暖,在心态灰暗的现实不再寂寞;他对我事业上的勉励,让我充满自信,在坎坷不平

的文学路上无畏艰险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父亲在信里极少谈到自己。其实,父亲给我写信的那段岁月,同样是他人生的暗夜。之前,他一直是我们村(当时叫“大队”)的大型拖拉机手,虽说三天两头外出跑运输,但日子过得还算安稳。之后,他便失去了那份职业,为了养家糊口四处奔波。

此刻,正是子夜时分,我记录着这篇关于父亲家书的文字,眼前油然浮现出这样一幅情景:在无数个暗夜里,我与父亲跋涉于泥泞小道,尽管他自己走得极为艰难,可依然努力高举着一盏灯,替我照亮着前行的路……回想往昔,无论是在文学路上,还是在人生路上,父亲都是我的掌灯人!

如今,父亲已驾鹤西去。每当翻阅他的那些信,我总是相信他没有远离过,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形式。我甚至相信,他依然天上高举着一盏灯,激励我步出失去他的至暗时刻,去拥抱快乐和幸福,并继续为在人间的我照亮着未来的路。父亲的那些信,是一种永恒的爱,是一盏不灭的灯。

